

# 走訪宣紙的故鄉

◎李宗焜

涇縣宣紙，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。多少年來，一直使用涇縣的宣紙寫字，應該算是老朋友了；但對這個宣紙的故鄉，卻一直沒有機會多一點認識，陌生得有點神秘。

據說愛酒入迷的人，並不以享受酒的美味為滿足，還要到酒莊去看葡萄園，看釀酒的過程，好像這樣更能深入認識酒，更能提高品酒的境界。也許是同一種心情的作祟，多年來，一直希望有機會走訪宣紙的故鄉，對涇縣這一個生產宣紙的風水寶地，始終有一種嚮往又陌生的神秘感。涇縣以宣紙聞名，人所共知，而涇縣宣紙的佼佼者，正是於二〇〇三年被中國政府批准為「宣紙原產地產品生產廠及其產品」的中國宣紙集團公司和其生產的紅星牌宣紙。此後，只有涇縣的宣紙能叫「宣紙」，其他地方所產的，只能叫書畫紙；而紅星宣紙又彷彿成為宣紙的旗艦。

今年冬天，因緣際會，我終於踏上走訪涇縣的旅程。過程有些曲折，各方的消息都說紙廠不對外開放，費了不少力氣，總算搭上了線。從合肥搭車前往，據說車程是「非常近」的三小時，但出發當天，合肥大霧，能見度極低，高速公路關閉，平面道路走走停停，其塞車的情況絕對有過於台北的尖峰時段。風塵僕僕到了目的地，原預計十二點可到，這時卻已經是午後兩點半了。在車站等候的人，很熱情的安排我們吃飯，但這時我一心只想趕快踏進「紅星」的大門。

車子繞過一道又一道的鄉間小路，所謂「七山一水一分田，一分道路和莊園」的皖南山區。一路人車稀少，如此荒野，千百年來「紙中之王」的製造絕活，在這裏代代相傳。路旁偶而可以看到宣紙的重要材料——青檀，遠望稀疏的枝條，這種心情，跟多年前在金門看到一畦的高粱，有著同樣的感動。

在山水蜿蜒的小路盡頭，巍然矗立著偌大的紅色招牌——「中國宣紙集團公司」、「安徽涇縣宣紙廠」，在青山綠水間，這紅色招牌顯得格外醒目，我終於走到了嚮往的地方。車子再走過一段陡峭的河谷山壁，就到了紙廠的門口。

沿路映入眼簾的，是山坡上鋪滿的稻草，那是造紙的另一種重要的原料，與一般稻草不一樣，它的產量較少而稻桿較長，纖維韌性更強，俗話說「寧要涇縣的草，不要銅陵的皮」，指的就是這種造紙用的稻草。鋪放在斜坡上，據說是為了讓日晒雨淋風吹，以達到「自然漂白」的效果。

進了紙廠的接待室，接待人員黃飛松先生熱情的介紹紙廠的種種，又好客的頻頻奉茶，我則迫不及待，希望趕緊看到這紙中之王是怎麼造出來的。造紙的車間是管制區，門禁森嚴，入口處有警衛不說，更圍著密實的鐵柵欄，為這「國家二級機密」的造紙廠更添一種神秘氣氛！警衛問明身份後放行，還沒忘加上一句：不准照相。

走過管制區的大門，看到一條小溪，一條不太起眼的小溪，卻也是「不准照相，不准描繪」，如同軍事管制區，儘管毫不起眼，卻是宣紙製造的命脈。資料上說：「烏溪上游有兩股水，一條與涇縣大部分水一樣含淡酸性，另一條則含淡鹼性，兩條河水皆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。」這下我知道了，這小溪竟是淡酸性和淡鹼性的合流，光這一點就夠讓人嘖嘖稱奇了，而這酸鹼自然中和的水，提供了宣紙生產神秘的自然資源。

到了撈紙間，幾個紙漿槽，工人正熟練的進行著手工抄紙，簾子一抖就是一張，看似簡單，但用過宣紙的人都知道，紙的好壞，關鍵全在這裏，這輕輕一抖，卻是無數經驗的累積。抄撈上來的紙一張一張整齊的堆疊在一起，我不禁好奇，堆疊的濕紙頁，難道不會黏成厚厚的紙磚嗎？黃先生帶我到另一車間找答案。

這是一個暖烘烘的車間，架著幾大塊平整的鐵片，可以感受到蒸汽蒸發的熱度，夏天時據說室內高達四、五十度。剛剛看到堆疊的濕紙頁，經過擠出水分後，送到這裏來，真的像極了特大的磚塊，一個「一體成形」的大磚塊。但看師父駕輕就熟的一張一張揭下，又平整的一張一張貼上鐵片，過程有如書畫的裱褙。



上：宣紙廠地標  
下：辦公大樓



這一張張的「紙漿」堆在一起，儼然一團紙漿，居然還能一張張撕開，一點也不拖泥帶水，藕斷絲連？後來我知道，紙漿中除了青檀、稻草之外，還加了一種秘方，那是一種生長於陰山林內或灌木叢中的藤本植物，莖皮及髓含膠質，這種膠質可使紙漿更為均勻，使抄撈出的濕紙可以疊放，又可以揭開。

紙張烘乾之後，紙邊仍是毛的，自然需要裁切整齊。黃先生帶領我去裁紙間，這更令我大開眼界，如果不是親眼所見，說什麼我都無法相信居然有此絕活。用有如斷頭台的大型機器裁刀裁紙我是看過的，想像中，宣紙平整的紙口必然也是這種裁刀裁出來的，從來不疑有他。但眼前見一普通女子，手握「菜刀」（外觀很像切菜的刀子），把一疊厚厚的宣紙靠著桌邊，順著桌沿，「喇」的一聲，應聲而落，紙邊整整齊齊，不是用切的，不是用割的，只是刀柄朝下，刀刃朝前，由內順勢往外推，乾淨俐落，我真看傻了眼。據介紹，用機器裁的紙一刀兩斷，這種菜刀的「刀法」，裁得一樣整齊，但紙邊仍有纖維細絲，要的就是這種「手工」。真令人嘆為觀止，區區一藝，講究到這種程度。

參觀完造紙的幾個重要過程，已近黃昏。至此「愛惜字紙」已經不只是一句古訓，在我心裏反覆咀嚼著所見的一幕幕，對每一張紙背後的點點滴滴，真是充滿敬意呀！
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我看到的抄紙過程，師父們正在抄作的是限量的「紅星宣紙建廠五十週年紀念」。幾年前我在榮寶齋買了「建國五十週年紀念」（紙的名稱如此，不要質疑我的政治立場）、



上：作者在宣紙廠寫字  
下：作者與陳副總（左）於蔡倫像前

「榮寶齋百年紀念」，都是限量發行的，買回之後，各試了一張，馬上密封保存，因為那時還是新紙，已是如此之好，我相信再放十年必然更佳；跟黃先生偶然談起，他說那種紙在市面上已是一紙難求了。我當時買它純粹為了「紀念」，並無保值、增值的念頭，價格的起伏全在思慮之外。既為「紀念」，親目睹製造過程的紀念紙，豈能不得之而後快？但帶領我參觀的黃先生說這款紙尚未做完，也未定價，具體如何上市，他不知道。我要求他先賣我一刀，他說做不了主，這不免讓我有些失望。

事情似乎有了轉機，當天晚上紙廠的余光斌董事長晚宴，互相致意之後，我迫不及待的問到那款紀念紙，他的說法竟跟黃先生一樣。我說等你上市我未必能買得到，即使能買到也難免困難、曲折，何不先賣我一刀帶回去。大概見我對紙如此痴情，余董事長答應考慮。晚宴尾聲，他跟陳小平副總經理商量之後，決定「破格」先賣我，這讓我喜出望外。約好第二天一早專程再到廠裏買紙，陳副總在文件上簽了字「特批」，我終於如願以償。陳副總很客氣的叫人備了紙筆，說是要我試試他們的紙好不好；紅星紙的好，不用試也知道，我拿起筆，認真真的寫了一張，圍觀的人起哄著要我再寫一張。字的好壞不必計較，滿懷感激與誠意是不打折扣的。在陳副總的午宴後，賓主盡歡，結束了一趟滿載而歸的宣紙故鄉之旅。

再度拿起宣紙，聞到的不只是紙香，彷彿又聽到潺潺的溪水聲，為一張張精緻工藝綿延不絕。